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
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
于报章末端。

高一报到那天,我记得是一个阴雨天气,春天似乎快来了,但寒风吹在脸上,有刺人的痛感。那是1977年春上,再有十个月,就有了特殊时期后的第一次高考。

早上,我妈炒了两罐咸菜,用布袋装了十来斤米,又抽来两捆棉秸。父亲捆好棉秸,绑好棉被,又从楼上拖出一张凉床,加上咸菜和米袋,做成一个担子,大约有七十斤重。米和咸菜是我一周的伙食,床和棉被是住宿用的,而棉秸则要交学校食堂。我还记得那棉被的样子,被单已经褪色,上面开着淡色的牡丹花。

早饭吃的是红薯稀饭。我看那米袋,心里窃喜,此后餐餐有米吃了,但接着又难过,家里要吃更多的杂粮。那时候洲区吃饭,杂粮大米各半,干饭稀饭混用,还吃不饱,我关心肚子的时间实际上比课本要多。

学校在红星大圩,要过一道水,再走二十里路。饭后,父亲挑着担子,我背着书包,就出发了。我现在回忆,好像没带一件洗换衣服,甚至一双袜子。

下班路上,看见河岸高地上野蒿花开了一片,那种月光一般的白,让我错愕,当即掐了一把,回家养在清水瓶里,进门顿觉有一股清逸之气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感觉今年精气神大不如从前,倦怠得很。春分快到了,题目是几年前就想好了的,文章还没有,心下不免有些着急。

春分是二月节,此月天地清明,花木繁华,花朝节即在惊蛰与春分之间,我却觉得未到花朝春已半了,而我今年的花朝节,过得特别慵懒,没有像往日那样,到西河看依依杨柳,到天宁寨看梨溶李白,到官庄看桃夭杏靛,单欢喜起野地里不起眼的野蒿花来,似乎有点百花看尽不如蒿的意思了。

我所谓野蒿者,乃一年蓬也,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谓之曰“女菀”,生汉中川谷或山阳。此花的生命力特别顽强,插在清水瓶里,次第绽放,可月余不萎,初绽时呈微紫色——那是梦幻一般的色彩,及至完全绽放,渐渐转至月白色。读书、写文,偶一抬头,瞥见一小撮月光,偏安书桌一隅,静静地,

若干年前,我曾为杭州一家报纸的“写食”版,撰写过如下联语:“调鼎和羹,席上共称伊尹;飞觞醉月,座中谁是阮元?”对于阮元,杭人并不陌生。杭州岳王庙旧有一联云:“咳!仆本丧心,有贤妻何至若是;啐!妇虽长舌,非老贼不到今朝。”就是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,于嘉庆七年以兵器重铸秦桧夫妇跪像时所撰,并用两块小牌子挂在铁像的脖子上。阮元的这副“题秦桧夫妇跪像联”,幽默里含讽刺,风趣中有痛斥,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秦桧夫妇肮脏的内心世界,连他自己以后谒岳王庙时见了也不禁失笑呢。

在任浙江巡抚之前,阮元曾于乾隆六十年冬来浙江提督全省学政,他的“题杭州贡院联”曰:“下笔千言,正桂子香时,槐花黄后;出门一笑,看西湖月满,浙新潮来。”旧时,又称“秋闱”的乡试,一般在秋季月望之时举行,故有“香时”“黄后”“月满”“潮来”之句。联语有紧张的动作,有轻松的笑容,有味有色有光有声,写景抒情,流露出考生准备充分应付裕如的喜悦心情,寄寓了上一辈对后起之秀的热情鼓励和

一天长大

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,心里不免轻松,但过了江,看家越来越远,越来越看不到,不免有被剪断脐带的伤感,但我没敢说。那时候我见父亲如老鼠见猫,能躲则躲,能不说话尽量不说。父亲呢,则吃力地挑着担子,也不说话,一副心思重重的样子。

刚刚下过一场雨,土路上到处是泥浆,有时一脚插下去,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拔出来。父亲挑着担子,左躲右闪,前移后挪,想找好一点的路走,那担子就随着他的步伐左右摇晃。到了一片居民区,走过的人更多,路就真成了沼泽。父亲想歇一会儿,但实在找不到放担子的地方,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我看得心疼,但也只能干叹气。我那时发育不良,看起来还是孩子。

终于有一次,父亲收脚太猛,靴子被陷入泥泞。他就勾着一只脚,金鸡独立地站着,脸被憋得发紫,担子晃得就

更凶了。我急忙去拔靴子,还没碰到,就见他一趔趄,一屁股坐在泥泞里。他很生气,连骂,什么鬼地方,鬼地方!可能有为自已失态而羞愧的意思。

到了学校,父亲在水塘边简单洗了洗,就去宿舍为我铺床,到食堂交米和柴禾,到教务处交学杂费,做完了,又找班主任说说话,便拿着扁担匆匆往回赶。我不记得当时可送了父亲,只是多年后,我送儿子到外地上大学,他因水土不服,鼻血流得特别凶,到校医院去了几次也没止住。我们回程时,他坚持送行到机场,又开始流鼻血,特别多,连脸色都发白了。上了飞机,我越想越难受,后来就联想到父亲当年送我上学的事。

高中报到那天夜里,我第一次记日记。我趴在被窝里,边写边擦眼泪。我写本文时,查看了当年的日记,那上面说:“爸爸的行为激(惑)动了我,我要好好学一把,抓一点,要报答爸爸对我花费的心血。”此后我一直坚持写日记,直到互联网起来,用键盘写作才告终。我是一天长大的。

春分春已半

静静地,数十天不隐,不散。

“请客风,送客雨,一月历四季。”这是我在札记里对二月天气的感叹。此月人们乱穿衣,先是急不可耐地换上春装,待气温一路飙升到二十八度,年轻人索性穿上短袖衫,然而,一夜之间,风雨陡起,骤寒让人们冻得簌簌发抖,不得已又把洗过的棉袄再翻找出来,于是乎,一场风雨让人间又回到了冬天。

去冬,大寒甚温,民间有俗语曰:“大寒不冷,烘火到清明。”对于中国民间的智慧,我不得不服了,《清嘉录》更有大帝吃冻狗肉的记载,读之,觉得很有趣:相传张大帝诞于二月。他有两个女儿,一个叫风山女,一个叫雪山女,归省前后,必会起风刮雨,号请客风,送客雨。即使天气温暖,这个时节,又必然骤寒,故世人中有大帝吃冻狗肉的谚语。原来二月的风雨是大帝的两个女儿,回娘家为父亲做寿来

呢。是不是很有意思?

再看街上那些冻得簌簌发抖的人们,更有那些性急者,早早换了薄被,夜里强撑着将自己裹在被子里,身子弓成衰狗样,岂不正是“冻狗肉”耶?《清嘉录》又附上别载,以佐证大帝啖冻狗肉之谚不为虚谈。读到此,我不禁哑然失笑,将这个心得说与家人听,以博一笑。家人正围炉打盹,半天不懂啥意思,我指着他道:“我眼前者,岂不是好一块冻狗肉也!”

再往后读,看到“老和尚过江”条目,说二十八是老和尚过江日,这天必有大风。

老和尚乃达摩,据说他老人家过江无需船只,仅依靠一根芦苇,人站在芦苇上,浮渡而过。民间谚云:廿七廿八吹得庙门开,螺蛳蚌蚬哭哀哀。大概说的就是这回事。

檐下风铃声大作,忙查日历,今日正是农历二月二十八——难怪大风起兮,原来是要送达摩过江去也。听着窗外的风雨声,默想今天的读书之乐,合上书,倦意袭来——读书之人,何其幸哉。

纪史;白虎论德,雕龙文心。”《公羊传》乃解释《春秋》的三传之一;“司马纪史”指的是司马迁编著的《史记》;《白虎通德论》为班固编撰,考订五经同异之书;“雕龙文心”系指刘勰的文学评论专著《文心雕龙》。说明其办学宗旨是崇尚汉学,培养经史学术人才。

阮元任职浙江巡抚期间,兼管关务。杭州北新关税重吏贪,商民裹足不前。阮元撰书一联挂于署前,联云:“上古关无征,后世不得已而权关,慎勿失其初意;本朝税有额,小民如其分以纳税,何可使有怨言。”声明国家税有限额,警告关吏不得额外征收,晓喻商民如分纳税。联语一出,商家皆拍手称快,北新关税遂日渐正常。

阮元抚浙时曾别出心裁地将疏浚西湖所得之淤泥,于湖心亭之西“积葑为墩”,这便是后来湖中三岛之一的阮公墩。今阮公墩建有一座用杉树皮结顶的寓含纪念阮元之意的“忆芸亭”,而在全以翠竹构建、别具一格的“环碧小筑”的“云水居”内,则悬有阮元所撰的楹联一副:“胜地重新,在红藕花中,绿杨阴里;清游自昔,看长天一色,朗月当空。”

座中谁是阮元

殷切期望,切地切时切人切事,读来赏心悦目,余味无穷。记得金庸先生也曾说过:“这联我是在小时候记得的,以后每次学校大考或升学考试,紧张一番而缴卷出场时,心头轻松之余总会想到它。”

阮元热心教育,在其督学浙江期间,曾遴选能够从事经学研究的人,构屋五十间,聚居于孤山之阳,编撰成《经籍纂诂》一书。王引之说这部书是:“展一韵而众字毕备,检一字而诸训皆存,寻一训而原书可识。”是一部很完善的字书。后来阮元出任浙江巡抚,于嘉庆六年正月,在原修书旧地,建为书院,即著名的“诂经精舍”,招收浙江十一郡诸生中经学修明,通于一艺者加以培植。迥然不同于杭州原有的敷文、紫阳等书院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办学原则,诂经精舍以提倡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为主,指导学生研究经义,旁及词赋,多攻古体。阮元曾为诂经精舍撰有一联:“公羊传经,司马

◇网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